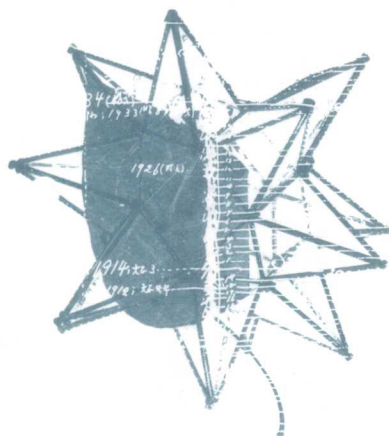


春雪

译者 唐月梅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春
雪

丰饶之海
第一部

译者
唐月梅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雪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唐月梅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8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4882-2

I. 春… II. ①三… ②唐…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0537 号

HARU NO YUK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69 by HIRAOKA Ichi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春雪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春の雪	唐月梅 译	责任编辑 沈海澍 李建云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图字: 09-2007-78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198,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882-2/I · 2729

定价: 3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同学们在学校里议论日俄战争的时候，松枝清显询问他的挚友本多繁邦：“你还记得那时候的情景吗？”繁邦的记忆已经模糊，只依稀记得曾被人带到大门口去看灯笼游行队伍。清显心想：战争结束那年，两人都是十一岁，理应有更多鲜明的印象才是。同学们得意洋洋话说当年的情景，大都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用以装点自己似有还无的记忆罢了。

松枝家族中，清显的两个叔叔就是那个时候战死的。他的祖母由于两个儿子阵亡，至今还领着遗属抚恤金。但是她并不使用这笔钱，而是把它供奉在神龛里。

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家中现有的日俄战争摄影集里，最能吸引清显的照片，就是明治三十七年即公元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拍摄的、题为《凭吊得利寺附近阵亡者》的照片。

这帧用暗褐色油墨印刷的照片，同其他各种战争照片迥然不同。它构图奇特，像一幅绘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数千名士兵都像画中人物，排列得十分得当，画面中央竖立着一块高高的白木墓碑，把所有的效果都集中在这上面。

远景是朦胧而平缓的群山，左侧是山脚扩展的原野，徐徐高隆；右侧的彼方，是一片稀疏的小丛林，它伸向布满黄尘的地平线，而后渐渐消失。这回取代群山而出现的，是向右侧渐渐高耸的成排树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片黄色的天空。

近景的布局是六棵大树，各自保持着平衡，间隔适当，直耸云天。这些树木不知道属于什么种类，唯见它们亭亭耸立，树梢的茂叶随风摇曳，呈现一派悲壮的景象。

原野伸展开去，远方放射出微光，眼前倒伏着一片荒芜的草丛。

画面正中，可以看到白木墓碑和飘动着白布条的小小祭坛，还有放在上面的许多花。

此外全是士兵，有好几千名士兵。近景的士兵全部戴着飘垂白布条的军帽，肩上斜佩着皮带，背向观众，没有排成整齐的队列。队伍散乱，东一堆西一簇的，士兵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只有左角近景的几个士兵，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中人物，冲着观众露出半边黯然神伤的面孔。左侧靠里首的无数士兵，满布在原野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一直延伸到原野的尽头。人数众多，当然无法个个识别，他们在树木之间，一直延伸到远方。

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的士兵，都沐浴在深沉的微光之中，他们的绑腿和军靴的轮廓闪烁着亮光，低下的脑袋和耷拉着肩膀的轮廓也同样闪烁着亮光，因而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沉痛气氛。

所有这一切，都朝向正中央小小的白色祭坛、花和墓碑，献上一颗颗如波浪一般的激荡的心。从扩展到原野尽头的这个巨大的集体中，生出一股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的哀思，将这个重如钢铁的巨环慢慢朝中央收紧……

正因为这是一张陈旧的、乌贼墨色的照片，才使人觉得它所营造的悲哀氛围是无限的。

清显十八岁了。

尽管如此，他那颗纤细的心，被束缚在那样悲伤、忧郁的思绪中。可以说，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几乎没有给他带来力量。

他家坐落在涩谷区地势较高的地方，是一所大宅邸。在这宅邸里，很难找到一个与他有类似心境的人。正因为他家原是武将门第，幕府末期家世尚且卑微，身为侯爵的父亲自觉有耻，遂把幼年的嫡子清显寄养在公卿家，不然清显恐怕也不至于养成这种秉性。

松枝侯爵府占有涩谷郊外广大的面积，在十四万坪^①的土地上，屋宇鳞次栉比。

正房是日式建筑，但在庭园的一角却兴建了一栋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壮观的洋房，能穿着鞋子进去。据说这样的宅邸以大山元帅府为代表，仅有四所，其中之一便是松枝府。

庭园的中心，是一泓宽阔的池塘，以红叶山为背景，池中可以划船，还有个池心岛，池面漂浮着开花的萍蓬草，池里还可以采摘莼菜。正房的大客厅面向池塘，洋房的宴会厅也是濒临池塘。

池岸边和池心岛到处都安置了灯笼，达二百之多。岛上立着三只铁铸的仙鹤，一只俯首，两只仰天。

红叶山顶上有瀑布口，瀑布顺着数重岩石倾泻而下，绕着山腹，钻过石桥下面，注入佐渡赤玉石^②后面的瀑布潭，最后汇入池中，滋

① 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为3.3平方米。

② 日本三大名石之一。

养了菖蒲的根，每逢花季，便开出许多美丽的花朵。在池边还可以垂钓，有鲤鱼，也有冬鲫鱼。侯爵允许每年对外开放两次，让远足的小学生们前来参观。

清显童年时代曾被侍者吓唬过，最害怕鳖了。有一回，祖父生病，有人送来了一百只鳖让祖父滋补身体，家里人把它们统统倒在池里放生、繁殖，仆人们告诉清显：要是被鳖咬住指头可就完了，指头就再也找不回来啦。

院内还有几间茶室，也有大台球室。

正房后面，有祖父亲手种植的日本扁柏林，这一带还能挖到许多日本薯蓣。林间小径，一条通往后门，一条则爬向平缓的山冈。家里人称之为“神宫”的神殿，就坐落在宽阔草坪的一角上，那里供奉着祖父和两位叔父，照例有石阶、石灯笼和石牌坊；石阶下方的左右两侧，在一般安放石雕狮子狗的地方，安放了一对日俄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大炮炮弹，弹身涂上了白漆。

在比神殿稍低的地方，还供奉有稻荷神，它的前方有一排美观的藤萝架。

祖父的忌日是在五月底，所以每次祭奠全家都聚集在这里，这时节藤花正好盛开，妇女们为躲避烈日，都集拢在藤萝架下，于是，藤花淡紫色的影子落在妆比平日化得更精心的妇女们白皙的脸上，恍如落下了优雅的死影。

妇女们……

实际上，这座宅邸里住着不计其数的妇女。

不用说，为首的是祖母，但祖母却住在离正房相当远的隐居所里，

由八个女侍来侍候。不管晴天雨天，早晨母亲一梳洗完毕，就按照习惯带着两名女侍前去给祖母请安。

这位婆婆每回总要对这位媳妇端详一番，而后眯起慈祥的眼睛说：“对你来说，这种发型不太合适呀。明儿你梳个时髦发式来看看，肯定会合适的。”

于是第二天早晨，母亲梳了个时髦的发型去了，她又说：“都志子，总感觉你是个古典美人，时髦发式不合适啊，明儿还是梳个椭圆髻来吧。”

因此，在清显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在不断地变换发型。

梳头师连同弟子一起长住府内，主人的头发自不用说，还要侍候四十多个女侍的头发；唯有一回，这个梳头师关心起男子的发式来，那是在清显上学习院中等科一年级时，那天，清显要去参加宫中的新年贺会，并担任提裙摆的角色。

“虽说学校规定在校学生要推光头，可是今天您要穿上这样的大礼服，可不能是光头啊！”

“留头发又会挨训的。”

“不要紧，我给您做个假发套吧，反正要戴帽子。您脱帽的时候，我要让您比其他年轻人更显得英俊。”

话虽这么说，可十三岁的清显，脑袋依旧被剃得光秃秃的，露出一片青痕。尽管梳头师自夸技术如何如何之高超，但他梳发留下的梳痕有点疼，发油也渗到了皮肤里，映在镜子里的脑袋也并没有变得多么美观。

但是，在这次贺宴上，清显获得了罕见的英俊少年的称誉。

明治天皇也曾亲驾松枝府一次。那时候为了接待天皇，在庭园

里举办了御览相扑大赛，以大银杏树为中心拉上了幔幕，陛下坐在洋房二楼的阳台上观看了相扑。当时清显被允许进谒，还蒙天皇抚摸了他的头。打那以后直到这次新年要为皇后提裙摆，虽四年过去了，但清显心想，也许陛下还记得我的模样呢，他对梳头师也这样说了。

“是啊是啊！少爷的头曾蒙天皇陛下抚爱过的呀。”梳头师说着从铺席上向后退了几步，毕恭毕敬地冲着清显那还残留着稚气的后脑勺，双手击掌合十膜拜起来。

提裙摆的侍童的服装，是成套的蓝天鹅绒上衣和及膝短裤，前胸左右各佩戴两对大白绒球，左右两边袖口和裤上也同样缀着毛茸茸的白绒球；腰间佩剑，脚上穿着带扣的黑漆皮鞋和白袜，在饰白花边的宽领正中，系一条白绢领带；插上大羽毛的拿破仑式帽子，用绢带系着垂吊在背上。新年头三天里，由挑选出的二十多名成绩优秀的华族^①子弟，轮流提裙摆，四人提皇后的裙摆，两人提妃殿下的裙摆。清显提了皇后和春日宫妃殿下的裙摆各一次。

清显在轮到提皇后的裙摆的时候，曾随皇后走过舍人^②们用麝香熏的走廊，肃穆地来到了谒见厅。贺宴开始之前，他一直侍立在接受谒见的皇后的后面。

皇后风度典雅，聪慧过人，但已近六十高龄。相比之下，春日宫妃才三十年华，不论是美貌、气质，还是婀娜的体态，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

至今浮现在清显眼前的，不是朴素大方的皇后的裙摆，而是妃

① 日本明治二年（1869年），授予皇族之下、士族之上的贵族的族称。1884年，根据《华族令》，也适用于维新功臣，授予公、侯、伯、子、男爵位，并享有特权，成为有特权的社會身份，1947年实行新宪法，这项华族法令予以废除。

② 日本律令制下奉仕并护卫除天皇以外的贵人的下级官阶。

殿下白底黑斑毛皮大裙摆，裙摆上镶嵌着无数的珍珠。皇后的裙摆上有四个手环，妃殿下有两个。清显他们这些侍童已反复多次练习，所以对他们来说，持手环按一定步速前进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妃殿下头发乌黑，润泽光亮，盘结的发髻下方，还垂下一些短发，掩映着丰润白皙的脖颈，直垂到晚礼服未遮盖的光润肩膀。她姿态端庄，果断地笔直朝前走，所以她身体移动，而裙摆却没有摆动。然而清显已经感到随着音乐的节奏，那逐渐扩展开来的、洁白的华丽长裙，宛如山巅的积雪，在飘忽不定的云中忽隐忽现、载浮载沉，那时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了令人目眩的女人之美的优雅核心。

春日宫妃连裙摆上都洒上了法国香水，芬芳馥郁，盖过了麝香的古雅香味。在走廊半道上，清显绊了一下，险些摔倒，这一瞬间，裙摆被猛地拉向一边。妃殿下微微回过头来，含着典雅的微笑，毫无责怪的意思，望了一眼出丑的少年。

妃殿下并不是明显地觉察到才回过头来的。她笔直地站立着，只转过半边脸来，脸上微笑一闪而过。此时，她那高昂的白皙的一小边脸颊上，飘忽着鬓发的发丝；在那凤眼眼梢，黑色的一点，如闪烁的火光般的微笑被点燃；形状较好的鼻梁，自然地秀挺于那边的模样……妃殿下那一瞬间的美丽尊容——从角度上讲甚至不能说是侧脸，令人感到好比斜视某晶体的断面时，短短一刹那间升起的一道彩虹。

且说在贺宴上，清显的父亲松枝侯爵目睹亲生子华美礼服裹身，盛装亮相，不禁沉湎在了实现多年梦想的喜悦之中。此情此景，才真正把占据侯爵心中的冒牌货的感觉——不管自己身份多高，甚至可以邀请天皇驾临自家私宅——一扫精光。因为从盛装的儿子身上，

侯爵看到了来日宫廷与新华族亲密交往的形式，公卿与武士的最终结合。

席间，侯爵又听到了许多对儿子的赞美之辞。他起初很是高兴，后来又感到不安。十三岁的清显太美了。同别的侍童相比，即使不偏心眼，清显的美也是超群出众的。他白皙的双颊因为兴奋而微微泛红，眉宇间荡漾着一抹秀气，那双依然充满稚气、因为紧张而拼命睁大的眼睛，在长睫毛的陪衬下放射出可谓艳美的黑光。

人们的赞美之辞，提醒了侯爵，他这才觉察到自己嫡子那超人的美，那反倒使人产生无常感的美貌。侯爵心头萌生出不安来。但他毕竟是个极端乐天派，这种内心的不安当场很快就消逝了。

毋宁说，早在清显提裙摆的前一年，这种不安就深深地埋藏在饭沼的心底里。饭沼当年十七岁，受雇于松枝家，寄居松枝府。

饭沼是清显的贴身学仆^①，得鹿儿岛一所乡村中学的推荐来到了松枝家。他学业优秀、体格壮实，是少年中的佼佼者。松枝侯爵的祖先在当地被看做豪爽的神。侯爵家的生活，他一度仅凭在家里和学校听到的、有关侯爵祖先的情况来加以想象。然而，来到这宅邸一年之间，侯爵家的奢侈，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同他想象的相反，刺伤了这位纯朴少年的心。

对别的事情，他可以视而不见，唯有对托付给他的清显，他却不能这样。清显的俊秀、纤弱以及对事物的感受力、观点和关心方式，一切的一切，饭沼都不中意。侯爵夫妇的教育态度，也常出乎饭沼的意料。

① 指寄食人家代为照料家务的同时求学的寄食学生。

“即使我成为侯爵，也决不这样教育我的儿子。侯爵对先祖的遗训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侯爵只有祭祖一事才虔诚地执行不误，平日却甚少言及先祖。饭沼曾梦想过更多地听到侯爵谈有关先祖的回忆，那时可见他多少流露出一些对先祖美好的追慕之情，但经过这一年，饭沼的这种愿望也消失了。

清显完成了提裙摆的任务，当晚回到家中，侯爵夫妇还在家族范围内举办了宴席以示庆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连闹带笑地被强灌了酒，双颊染上了酒气，到了就寝时间，饭沼一直把他扶到了卧室。

少年把身子埋在绢面棉被里，头枕在枕头上，吐着热气。从短发一直到绯红的耳朵根，他那格外单薄的皮肤上——好像可以窥见内部脆弱的玻璃结构似的——浮现出跳动的青筋。他的双唇在昏暗中依旧透着丹红，从嘴里吐出的气息，听来宛如一首歌，仿佛是一位看似丝毫不知苦恼滋味的少年在强装苦恼闹着玩。

长长的睫毛，以及单薄而娇弱的、水栖动物般灵动的眼睑……饭沼望着这样一张脸，明白了不能指望这位今晚完成了体面的任务的英俊少年的感激和忠诚誓言。

清显又睁开了眼睛，仰望着天花板。他的眼睛湿润了。饭沼被他这双湿润的眼睛一盯视，就感到尽管一切都违反自己的意愿，但他只有相信自己的忠实，此外别无他途。清显好像很热，他想把光滑、微红、赤裸的胳膊绕到后脑勺交叉，饭沼给他翻起了棉睡衣的衣领，说道：“这样会感冒的。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喂，饭沼，我今天干坏了一件事。你答应保密，不告诉我父母，我就跟你说。”

“什么事？”

“我今天提着妃殿下裙摆时，绊了一下，妃殿下只微微一笑，宽恕了我。”

这种轻浮的语言、这种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以及那湿润的眼睛里浮现出的恍惚神情，都令饭沼觉得可憎可恨。

就这样度过了十八个春秋的清显，渐渐发现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孤立起来，这大概是很自然的事吧。

他的陷入孤立，不仅是在家庭里。学习院把院长乃木将军那样的殉死，作为最崇高的事件向学生灌输。倘使将军是病死，恐怕就不至于用如此夸张的形式来表现了，然而学校却越发强制学生接受这种教育的传统。清显本就厌恶生硬的做法，所以他会因为学校里弥漫着这种朴素而刚健的风气而厌恶学校。

谈到朋友，清显只和同班同学本多繁邦亲密交往。当然，很多人都想同清显交朋友，但他不喜欢同龄人的鄙俗和幼稚，他的心只被本多那种冷静、温和而又理智的性格所吸引。本多知道避免那种高唱院歌、一脸陶醉的、粗糙的感伤，这在这一年龄的人里是少见的。

话虽这么说，但无论从外表或从气质来看，本多和清显并不是那么相似的。

本多长相老成，五官太过平常，毋宁说有点装模作样的样子。他对法学颇感兴趣，但平日里从不轻易在人前表现出其敏锐的直观力。单看本多表面的表现，全是毫无欲望的东西，然而，有时他

会使人感到其心灵深处一直燃着烈火，乃至仿佛可以听见柴火的噼啪声。这种印象来自本多的这样一种表情：阴鸷地眯起轻度近视的眼睛，紧锁双眉，微微张开总是过分紧闭的双唇。

也许，清显和本多分别是同一植物上的花和叶，同根生，外在表现却全然不同。清显将自己的资质毫不设防地暴露无遗，赤裸裸，易受伤。他就像是一条淋了初春细雨的小狗，让尚不成为自己的行为动机的欲望，成滴地留在眼睛和鼻子上。与此相反，本多在人生之初便早早地察觉到了那样做的危险性，故选择了避开过分明亮的雨滴，而把身子畏缩在屋檐下。

但是，他们两人却确实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每天在学校里见面还嫌不够，每逢星期天一定到其中一家去度过一整天。当然，清显家要宽敞得多，散步场所也得天独厚，所以本多来他家的次数更多。

大正^①元年十月，枫叶刚披红彩时的一个星期天，本多来到清显的房间游玩，并说想坐一坐池塘里的船。

往年，这个季节总有许多客人前来观赏红叶。可今年夏天大丧^②之后，松枝家也停止了豪华的交际活动，庭园比往常显得清静多了。

“那么咱们上船吧。那条船可以坐三个人，让饭沼来划吧。”

“什么呀，怎么需要别人来划？我来划吧。”本多说。

本多眼前旋即浮现出刚才把他从大门口引进这房间里来的那个青年，他镶嵌着一双忧郁的眼睛，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默默地、

① 日本年号，即1912至1926年。

② 指天皇或皇后驾崩，国人为之服丧。

执拗而郑重其事地把本来就不需要向导的本多领了进来。

“本多，你讨厌那小伙子？”清显带着微笑说。

“谈不上讨厌。不过，我总觉得他的脾气难以捉摸。”

“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六年。对于我来说，他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我并不认为我和他脾气合得来。但他献身于我，忠于我，而且勤奋好学，是个耿直的人。”

清显的房间是在距离正房稍远的二楼，本来是日式房间，如今却铺上地毯并摆设西式家具，布置成了西式房间。本多坐在凸窗窗台上，转过身子，眺望红叶山、池塘和池心岛的全景。池水平静，洒满了午后阳光。停放小船的小小池盆，就在下方。

本多又发现了友人的倦态。清显对任何事都无意主动率先行动，只有感到不合心意，他才会提起相应的兴趣来。因此，许多时候总是本多提议，硬拉着他去干的。

“看见小船了吗？”清显说。

“哦，看见了。”本多惊讶地回过头来……

这时候清显想说什么呢？

假如硬要做出说明，那么他想说，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他已经感到自己就像一根扎进这家族那粗壮手指里的、带毒的小刺。因为他已经完全学会了优雅。五十年前尚且朴素、刚健而贫穷的这个地方武士家庭，转眼间发家致富，成了大户人家。随着清显的成长，少许的优雅开始准备潜入这个家族。但是，他像蚂蚁预感到洪水之将至一样，觉得这个家庭与那些本来对优雅有免疫能力的公卿家庭不同，很快就会出现迅速没落的征兆的。

他就是一根优雅的刺。而且清显十分清楚，自己这颗讨厌马虎、喜欢洗练的心，实际上是徒劳的，像一棵无根的草。这英俊少年想到的是，他想腐蚀而未腐蚀，想侵犯而未侵犯。对这家族来说，他的毒素毫无疑问的确是一种毒，然而这是一种完全无益的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无益就是自己诞生的意义。

他感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就是一种精妙的毒。这种感觉同他十八岁的倨傲是紧密地联系着的。他决心使自己美丽而白嫩的手一生不遭玷污，不磨出一个水泡。就像一面旗帜，仅仅为了风而存在。仅仅为了自己所认为的唯一真实者，为了无止境、无意义的将死复活，见衰反炽、没有方向也没有归结的“感情”而活着……

因此，现在他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就说船吧，对父亲来说，这小船是外国的舶来品，外形时髦，涂上了蓝白两色油漆。对父亲来说，这就是文化，就是文化形之于外的物质。

对自己来说，那是什么东西呢？是船吗？……

本多到底是本多，他凭天生的直觉，十分理解清显在这种时候突然陷入沉默的感情。他和清显虽是同龄，可他已是个青年，是个决心好歹要做个“有用的”人的青年。他已经选择好了自己的道路。他明白面对清显多少要迟钝些、马虎些，若采取这种巧妙的粗心态度，是容易被友人所接受的。清显的心之胃能够容纳多得惊人的人工诱饵，友情也是同理。

“建议你开始一项什么运动吧。你又不是读书读多了，可你那副样子，困乏不堪，就像读破了万卷书。”本多直言不讳地说。

清显不声不言，微微地笑了笑。他确实没有读书，而在频繁地